

焕乎其章——2017 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将于 12 月 10 日举行

林风眠：遗世独立的美

陈海蓝



一位诗人确信：这世界存在几种特殊力量。

有一种力量可以将人埋葬，变得毫无价值；另一种力量可以将人隐藏起来，使他毫无声息；还有一种力量，它可以使人变得赤裸裸，诚实而独特，如火焰。

他称第一种人是牺牲者，第二种人是隐士，第三种力量造就的是解放者。

解放者就是芸芸众生中的福音先驱，代表美，和艺术。

今天看，林风眠先生很像是由这几种力量所共同塑造成的。他既像是某种意义上的隐士，也像是被供奉于贫血历史之祭坛上的牺牲；即便如此，站在他的画前，他就像礼花般将二十世纪的艺术天空映射得高远而辉煌，无可替代。

这种美，以其人性的高贵和魅力，穿越尘埃、谎言、流言的雾霾，甚至穿戴着它们，对迷恋传说的人，表达属于传说的真正美的态度——遗世独立。

回到 20 世纪初的法国。现代主义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在巴黎蔓延，第十四街区的蒙帕纳斯现场，云集着一大批由诗人、哲学家、艺术家组成的革命者团体，又叫巴黎画派。它紧接着将成就以毕加索、马蒂斯、莫迪里安尼、藤田嗣治等一大批现代主义艺术大师为主的世纪队伍——但这绝不是西方独自享用的盛宴，常玉、林风眠、刘海粟等人也绝非此中残羹余沥；作为中国赴法留学艺术的第一批人，他们对中国现代艺术的建立包括与国际艺术公开对话的重要历史瞬间的价值，其实一再被习惯性地严重忽略。当此西方现代主义艺术诞生之际，东方艺术家毫无疑问参与了这场艺术变革时期的重要活动，并理所当然地拥有林风眠等在内的荣耀。恰如法国学者瓦那东（Andre Warnod）所言：“不能清楚界定到底是巴黎画派滋养着常

- ① 静思
 - ② 风景
- ③ 静物
 - ④ 琵琶仕女

焕乎其章

——2017 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

焕乎其章——中国近现代书画专场
 循迹其道——中国当代书画专场
 美哉东西——油画水彩专场
 风未眠——首届林风眠作品专场拍卖会

预展时间：2017 年 12 月 8 日 -9 日
 （周五、周六）10:00-18:00（预展两天）
 拍卖时间：2017 年 12 月 10 日
 （周日）下午 13:30

地址：上海富豪环球东亚酒店
 （上海国际网球中心）上海衡山路 516 号

玉等人，还是它们或他影响了巴黎画派。”同时也应该看到，林风眠的特殊性在于，他不是以个人地位、名望为标榜的天才，在他身后，站着的是整整一个时代。

“半个世纪以来，在所有的中国画家，对西方绘画和技法作出贡献的，林风眠先生当为之一冠。毫无疑问，从 1928 年起，他就认为自己要致力于‘融合东西方精神的协调理想’。”

在庆祝林风眠八十寿诞于法国举办 1928——1978 画展上，法国塞努西博物馆馆长埃利塞夫这样表达了虽然迟到，但却由衷的贺辞。他的评价很长，详细，客观，但对今天的中国人而言，可能是陌生的，对中国的艺术圈而言，则似乎无暇咀嚼。

有观点认为，林风眠之被省略，以及

其某种意义上的自我放逐，成了美术史之“殇”，也成了美术教育史的遗憾，这种遗憾越到今天越为深巨。

林风眠先生的传奇人生与作品争议频发的历史，或许多少有被人误解为脆弱且易碎之嫌；现在看来，形成林风眠作品研究、作品价值与市场关系严重失衡的原因，可能主要是因为林风眠一直没有得到其艺术地位的历史响应。林风眠作为参与二十世纪西方现代主义运动，对以毕加索、马蒂斯、莫迪里安尼等主导的巴黎画派产生深刻影响的第一批中国赴法留学的艺术家之佼佼者，其对世界艺术的影响已不可否定。

古代中国历来有“藏宝于民”的文化保护及继承的传统，文化建设的生发，往往由朝廷与民间的公信人士充任。这与中国传统社会精英阶层的稳定性，关系密切。中国艺术中的唐诗宋词大家的作者，往往在朝野之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上可进言以达天听，下则流布民间，争相效仿就是例子，画坛也莫不如是。如此，在共生默契的沿袭中，古代艺术的“官藏”与“官藏”常因此互为照映。至近代多少亦有南北宗匠，或是图谋新晋者，以“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态度，而成空前。此所谓“一登龙门则身价十倍”之真实写照。这里根据注重市场表现的国际通行惯例，又牵出一条关于收藏的重要必读定律：谱系与传承有序，对艺术品来源的可考性及源流的续写性，同时兼具提升艺术品的文化附加值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于这点，林风眠先生似乎已经于冥冥中意识到，他因此平静地写下了这样一句结语并以此自况：“我就像斯芬克士，坐在沙漠里，伟大的时代一个一个过去了，而我依然不动。”像谶语，也像他遗世独立的美，并不容世俗亲近，只须静待知音。

胡问遂

掾笔纵横休轻翦 又见繁花漾清波

胡问遂，1918 年生，浙江绍兴人。出身书香门第，伯父胡之光为浙东书法名家。师从沈尹默。曾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上海出版学校和上海市青年宫任书法教师。书学论文曾入选全国第一、二届书学讨论会。为《辞海》《美术辞典》书法词条撰稿人之一。1960 年调入上海中国画院，参与筹建“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北京乃至全国书坛碑帖交融之风盛起，其中不乏影响当今书法之大家。胡问遂先生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作为沈尹默先生的入室弟子、沈尹默先生 1961 年创办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的得力助手及传承人，胡问遂先生的书法与教育思想可谓影响深远。

胡问遂先生早年学柳公权，继学颜鲁公，得厚重丰润之精髓，转习褚遂良，得缜密灵动之韵致。后溯“二王”行草，兼及智永、李北海、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等，数十年坚持不懈，尤得力于北碑，并能融会贯通，自成一派，终使其书法具有了中正、平和、宽厚、大气从容显君子之风度。

胡问遂先生到中、晚年，倾全力攻习北碑，他多次对学生讲写大字要学颜，还要多掺魏碑，“魏碑风貌多样，笔致坚挺，习之易得笔力，由于经过上石刻凿，又经岁月自然风化，展现了帖札不能出现的面貌，使学者迁想妙得，形象联想，便于发挥自立。”

胡先生的知真见灼，均可见证于他的魏碑临帖作品之中。更可贵的是，在他创作的大幅中堂、通屏作品中熔铸了这些名碑巨制的基因，恰如他自己所述：“……继承的目的是为了创新，所以到了一定阶段就不应囿于传统，应该有所发展。”

作为海派书法艺术的典型代表人物，胡问遂主张学书“不以形似为满足，贵在得古人之神韵”、“不求标新出奇，以眩世人之眼目，唯期濯古来新，步踵前人之法规。”观其书法，笔法方圆并用，质朴规范，既浑厚凝重，又洒脱灵动，既饱含传统韵味，又充满现代气息，不失为初学行书的良好引路人。

胡先生艺术上的成就有“目”共睹，这里所说的“目”不单指内行，胡先生的字重且威，有立体感、敦厚感、包容性、正气凛然。潘伯鹰先生在《中国书法简论》中概括历代书法史对书家的评价，有三个基本的出发点：时代精神，可传承的书法传统规律和创新成果，强烈的个性特征，面貌和风格。现在来看，胡问遂先生的书法艺术无不契合上述要求。

随着世人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深入，未来胡问遂先生的书法定是“桃李满天下”的名家，而我们只需要默默地“又见繁花漾清波”。

